

之矣

黃茂材曰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

王乃天

御註曰在上而無所不覆者天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人既歸往天特祐之

頽濱蘇轍曰無所不懷雖天何以加之

臨川王安石曰王者人道之極也人道極則至於天道矣

黃茂材曰王者與天為徒也

程大昌曰王之能容也無擇而無棄即天之不頗其覆者是也

天乃道

御註曰天地人莫不由之者道也盡人則同乎天體天則同乎道

頽濱蘇轍曰天猶有形至於道則極矣

臨川王安石曰天與道合而為一

黃茂材曰天法道者也

道乃久沒身不殆

御註曰道者萬世無弊廢物得之者昌關

百聖而不窮救天地而不息

劉涇曰所謂自古固存

黃茂材曰道者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故曰道乃久得道則可久矣而曰

沒身不殆身又可沒乎曰身者有形之物

安得不沒身沒而謂之久何也其死而不

亡者手其形化而心不與之然者乎

林東曰天猶有形至於道則悠久無窮雖

沒吾之身而未嘗危殆有以見體道之君

子與道周旋雖久而安也其源出於致虛

之極守靜之篤也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四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道教學術 主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五

情八

宋鶴林真逸彭希泰集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知有之

御註曰在宥天下與一世而得淡泊焉無

忻忻之樂而觀譽不及無悻悻之苦而畏

侮不至莫之為而常自然故下知有之而

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太上者謂大人也大人

即太古無名號之君也所謂上德不德者

也其德無上可加故曰太上雖有君位而

不以尊自稱任物自然而各正性命故其

教無為其治無迹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

功百姓日用而不知其道但知有君上而

已謂帝何力於我哉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上古純質雖知

有君簡靜無為上下恬淡各安其所

葉夢得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知有之

知其臨我者吾君而已民未見德則莫知

何有於我也

其次親之舉之其次畏之侮之

御註曰釋加于民法傳于世天下愛之若父母故親之貴名起之如日月故譽之此帝王之治親譽之迹彰而大同之道虧矣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故畏之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勸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沮諸侯有問鼎大小輕重如楚子者陪臣有竊寶玉大弓如陽虎者此衰世之俗故侮之清源子劉驥曰其次以有為治天下其德可觀其功可譽故親之舉之不能兼忘天下也又其次則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故畏之又其次則法今滋彰盜賊多有故侮之黃茂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吻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今也太上之道乃知而有之是未能至於相忘也故為下其次親之譽之親之者以其貌譽之者以其言夫道豈聲音笑貌為哉又其次畏之侮之畏之者畏其高而難行侮之者侮其近而無甚異其去道益遠矣故信不足焉有不信

御註曰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此至信也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信不足故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心之有孚之謂誠言而可復之謂信且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今既權詐肆興欺罔並起君信不足于下故下有不信之心而應其君矣夫上之化下也如止水明鑑之接形容而理無差焉王弼曰夫御體失性則疾病生輔物失其則死變作信不足焉則有不信此自然之道也

穎濱蘇轍曰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惟不自信而加之仁義重之刑政而民始不信矣

清源子劉驥曰於是愚智相欺上下相疑天下每每大亂罪在好智以其信道之心不足所以有不信之禍也

猶乎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自親譽而下已喪其太上無為之化而不能復其淳古之風猶

其貴重言教執守陳迹以為化方雖然失道遠矣不猶愈於忽言不信而致犯上作亂乎夫有道之君垂拱而居無為故功業成而不有矣憺默而教清靜故事務遂而忘知矣民皆淳朴無所妄為謂我之自然

而然也故親譽畏侮之心於何而有哉葉夢得曰號令教戒無非言也欲以是為信可乎上不以情示之下下亦不以情報之上下交相疑而不信其衰為已甚而人猶以其言為貴末流之弗悟也如此將以反之必使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謂自然雖欲親譽之而不能則可以復乎太上之世矣頌堯之德曰蕩蕩乎無能名巍巍乎其有成功而本之於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何為者哉穹然在上而物無所歸德則所謂蕩蕩乎民無能名者乃所以謂我自然者也

清源子劉驥曰徒貴聖人之言不知聖人之道聖人以道蒞天下使民遷善遠罪日改月化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故功

成事遠百姓皆曰我自然此太上之治也  
林東曰猶者遲而難之也其貴言之謹也  
如此蓋以言之不輕出諸口必欲取信於  
民而無待於告諭也如所謂太古塗民耳  
目非譽修荒唐之說乃使民不役於耳目  
其效見於心之相信云爾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御註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  
後義仁以立人義以立我而去道遠矣韓  
愈不原聖人道德之意乃以仁義為定名  
道德為虛位老子之小仁義其見小也莊  
子所謂蔽蒙之民  
碧虛子陳景元曰仁義生乎不足是猶泉  
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向以濕相濡以沫不  
如相忘於江湖  
顏濱蘇轍曰大道之隆也仁義行於其中  
而民不知道既廢而後仁必見矣  
清源子劉驥曰純樸不殘孰為攝得白玉  
不毀孰為主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

黃茂材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老子方將  
擺去人累而與造物者遊故不言仁義非  
惡仁義惡夫徇仁義而不知大道者揚子  
雲乃謂其捷提仁義非也老子雖不言仁  
而好言慈雖不言義而好言果果者義之  
異名慈者仁之殊號

程大昌曰莊子曰至德之世上如標枝民  
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  
以為仁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夫至德  
之世即大道未廢之時也端正相親其為  
仁義也大矣特未立此名則亦不著其迹  
故道見而仁義不見焉耳自有易以來初  
法立則凡陰陽剛柔之效手事者聖人因  
其實而命之曰如是而為仁如是而為義  
仁義立而道之無者皆著於有如元氣播  
於陰陽人知其為陰陽而不復見其為元  
氣矣莊子固嘗明言之矣曰道德不隱安  
取仁義由其言而推之則分大道以為仁  
義信其破全為散矣  
智慧出有大偽

碧虛子陳景元曰理勢然也  
顏濱蘇轍曰世不知道之足以澹足萬物  
也而以智慧加之於是民始以偽報之矣  
六親不和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顏濱蘇轍曰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

治孰非忠臣堯非不孝而獨稱舜無譬也  
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  
無桀紂也

黃茂材曰六親不和而後舜以孝名國家  
昏亂而後比干以忠顯大道既裂儒墨相  
攻而後老子之書出使天下常如太古鴻  
荒之世吾知老子昧昧然莫知其影響何  
書之可作哉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御註曰道之與性一而不雜離道為德是  
名聖智絕而棄之與道同體則各安其性  
命之情其利博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河上公曰五帝畫象金  
頓造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之治也莊子

曰去小智則大智明經曰以智治國國之

賊

穎濱蘇轍曰非聖智不足以知道使聖智

為天下其有不以道御物者乎世之人不

足以知聖智之本而見其末以為以巧勝

物者也於是馳騁於其末流而民不勝其

害矣故絕聖棄智則民利百倍

臨川王安石曰所以返朴也

達真子曰大道廢故能舉其道者則為聖

能知其道者則為智是聖智因道廢而名

也方道無不舉則聖之名可以絕道無不

明則智之名可以棄道於天下無不舉無

不明則民無不利者也故曰民利百倍又

名聖者為其有不聖也名智者為其有不

智也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體道之真以治身則

聰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聖智

仁義猶當絕而棄之況其他乎

黃茂材曰古之士也從事於道是非都忘

有無俱遣悠然樂於放曠之野聖智無所

施況仁義乎仁義無所用況巧利乎夫如

是故一身妙用隨取而有故曰民利百倍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御註曰民將及其性而復其初不獨親其

親子其子其於孝慈也何有

碧虛子陳景元曰是欲人全其性命

穎濱蘇轍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

義而後其君者也仁義所以為孝慈矣然

及其棄也竊仁義之名以要利於世於是

子有違父而父有責子此則仁義之迹為

之也故絕仁棄義則民復孝慈

黃茂材曰孝慈民之性也累盡性復故曰

民復孝慈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御註曰為機變之巧有欲利之心是皆穿

窬之類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擿玉毀珠焚符破璽使

民朴鄙而盜自止

穎濱蘇轍曰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

也二者非以為盜而賊盜不得則不行故

絕巧棄利則盜賊無有

葉夢得曰利富之也孝慈教之也盜賊禁

其為非也而不知天下由是而愈亂

黃茂材曰戡天和而伐本真者一切銷去

故曰盜賊無有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今有所屬

御註曰先王以人道治天下至周而彌文

及其弊也以文滅質文有餘而質不足天

下舉失其素樸之真而日淪于私欲之習

老氏當周之末方將祛其弊而使之返本

故擯棄仁義絕滅禮學雖聖智亦在所擯

彼其心豈真以仁義聖智為不足以治天

下哉先王之道若循環救文者莫若質故

今有所屬謂見素抱朴少私寡欲也

涑水司馬先曰屬著也聖智仁義巧利皆

古之善道也由後世徒用之以為文飾而

內誠不足故今三者皆著於名而喪其實

穎濱蘇轍曰世之貴此三者以為天下之

不妄由文之不足故也是以或屬之聖智

或屬之仁義或屬之巧利蓋將以文治之

也然而天下蓋以不安焉不及其本乎見  
素抱朴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復其性雖有  
三者無所用之矣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  
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  
欲而民自樸此則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  
利之極也

黃茂材曰三者聖智也仁義也巧利也皆  
性外事特其文爾不足以爲道故令有所  
屬者屬於道也

程大昌曰其屬之之地即樸素而節私欲  
者是也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臨川王安石曰不言守素而言見素不言  
返樸而言抱樸不言無私而言少私不言  
絕欲而言寡欲蓋見素然後可以守素抱

樸然後可以返朴少私然後可以無私寡  
欲則致於不見所欲也

陳象古曰少私寡欲絕棄之機要也

黃茂材曰至道無華樸素而已所見者素  
其見無非道矣所抱者樸其抱無非道矣

私可以無何少之云欲可以絕何寡之云  
見素抱樸爲上智言少私寡欲所以誘進  
中下之士者也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

御註曰任其性命之情而樂故無憂

碧虛子陳景元曰今之學者糟粕而已矣  
所言絕學者非謂其絕滅不學也謂守其  
自然之性也

頤濱蘇轍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不知性  
命之正而以學求益增其所未聞積之不

已而其中紛然不勝其憂矣故曰絕學無  
憂若夫聖人未嘗不學而以道爲主

道真仁靜先生曾道沖曰至人無學我即  
道也即我是道又何學也理暢無虧又何

憂也

達真子曰凡學者學其所未至也未至其

道則心不能無累有累所以有憂也既至  
其道則心無累無累所以無憂也道至於  
無憂故無所用學焉是以言絕學無憂

葉夢得曰不學則道無所入見道則學無  
所用

清源子劉驥曰方其爲學則日益聞見理  
有所未窮意有所未得能無憂乎及其爲  
道則日損無視無聽損之又損以至於無  
爲而無不爲則樂天知命故絕學無憂

黃茂材曰天地萬物之理欲以一人之智  
窮其所不可窮其憂多矣

林東曰捨本性而外求道別有所謂學皆  
外也惟於絕學則無有憂者率性而自得

非學此又學彼之憂勞乎其心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御註曰唯阿同聲善惡一性小智自私離  
而爲二達人大觀本實非異

碧虛子陳景元曰唯者恭聲也唯聲低所

以爲恭爲禮阿者慢聲也阿聲高所以爲  
慢爲野夫以名教言之則唯恭而阿慢以

理論之皆摩聲也今爲善者無近名名極  
則害身爲惡者無近刑刑極則殘生故善

之與惡非道之實乃外物耳既皆外物則

相去異哉古本作美之與惡如上章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

頽濱蘇轍曰學者溺於所聞而無以一之則唯之為恭阿之為慢不可同日而言矣而況善惡之相反乎夫惟聖人知萬物同

出於性而皆成於妄如畫馬牛如刻虎兔皆非其實泯焉無是非同異之辨孰知其相去幾何哉

劉涇曰莊子曰所美為神奇所惡為臭腐神奇化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何則善

惡之間不能以寸近取諸身則唯摩阿摩同出一聲何以唯為恭以阿為慢善惡之殊何異此乎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同為磨答何事恭慢造善為惡皆是勞心

達真子曰唯阿者因其世薄而分之也善惡者因其真喪而別也方世之薄人生其慢焉則以唯者為恭阿者為慢方真之喪則能修者為善不修者為惡然改阿為唯非不能也是不為也故唯之與阿相去幾

何改惡為善者非不能也是不修也故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黃茂材曰莊子亦嘗以誠教亡羊發明此理學者宜致思於善惡不到之處何物可名若直以為惡與為善同是率天下而入

於惡非老子意十一程大昌曰唯為主善阿為導說林東曰善與惡不翅霄壤今謂之相去何若急欲惡人之復於善如唯阿之相去幾何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御註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道也

吉凶與民同患者事也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至人冥心妙道絕學無憂雖忘善惡於曾中必順唯阿於形外

既而身處人間世豈不修其德乎故唯阿之禮不得不遵善惡之戒不可不畏其惟

蘊道之深者乎頽濱蘇轍曰聖人均彼我一同其心無所復留然豈以是忽遺世法犯亂理而

不顧哉人之所畏吾亦畏之人之所為吾亦為之雖列於君臣父子之間行於禮樂刑政之域而天下不知其異也其所以不

嬰於物者其心而已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全身遠害安得謂之不畏十二

黃茂材曰人有所畏亦有所喜畏其所畏而不喜其所喜何也人之所畏為可不畏若其所喜吾亦從而喜之則是同於流俗

荒兮其未央哉碧虛子陳景元曰央中也止也

臨川王安石曰道之荒大而莫知畔岸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此老君處世之時所觀之事也

達真子曰如田之荒以其為草所蔽人之性為物所蔽固不異此

葉夢得曰此非言之所能窮故曰荒兮其未央哉

黃茂材曰荒如禽荒色荒之荒

衆人熙熙如享太宇如春登臺

碧虛子陳景元曰世人因學致偽逐境失

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心目所經外境方盛

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

碧虛子陳景元曰孩笑貌

頽濱蘇轍曰人各溺於所好其美如享太

宇其樂如春登臺意然從之而不知其非

唯聖人深究其安遇之泊然不動如嬰兒

之未能孩也

黃茂材曰衆人慕樂如此我則怕然不動

乘乘兮若無所歸

碧虛子陳景元曰乘乘若虛舟之東西而

無所歸止

臨川王安石曰乘乘若無所歸者以其游

心於無何有之鄉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乘萬物而游無

所係著

陳象古曰乘乘厚重貌守真抱樸滿而不

盈

清源子劉驥曰嬰兒居不知所為行不知

所之乘乘兮如虛舟之東西

程大昌曰衆人舒泰如享備味如覽勝會

我方揣切其未嘗發見者如嬰兒之從駭

而冥無所知其言不曉世人趨樂之故也

故繼之曰乘乘兮若無所歸宿也

衆人皆有餘

御註曰其在道曰餘食贅行

碧虛子陳景元曰饜饜富貴之間謂其心

有餘樂

頽濱蘇轍曰衆人各自以為有餘

劉涇曰性無餘欠所謂有餘皆分外也

陳象古曰有餘自盈滿也

我獨若遺

碧虛子陳景元曰知軒冕之去來如寄故

獨忽之若遺忘耳

劉涇曰若遺非誠遺也以不足愛吝為懷

而已不學者所謂誠遺也至人非不學蓋

緣俗學滋蔓持可以絕救之耳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人皆自謂我有餘而我獨遺忘若無物也

葉夢得曰認之則有餘棄之則若遺

黃茂材曰衆人皆有餘其盈溢於富貴驕

奢如此我則若遺且如愚焉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御註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純純兮

天機不張而默與道契茲謂大智

頽濱蘇轍曰若愚而非愚也

劉涇曰衆人務學作智我獨絕焉則愚人

而已

程大昌曰純純乎無所能解也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御註曰同乎流俗則昭昭以為明而其明

也小察察以為智而其智也鑿遺物離人

而傲睨於一世之習則懵然若亡而存悶

然若鈍而利世俗宜得而窺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昭昭光耀自銜貌察察

嚴明貌悶悶寬裕貌或作懵懵昧昧貌莊

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頽濱蘇轍曰世俗以分別為智聖人知群安之不足辨也故其外若昏其中若明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眾人昭昭極智慮而察物惟恐其不顯不彰不知不聞也我獨若昏我獨事事不知若昏愚而無識

者也察察謂盡物而不容也

黃茂材曰俗人昭昭以其好於聲名我則昏昏俗人察察以其競於機巧我則悶悶

澹兮其若海颺兮似無所止

御註曰淵靜而性定道之全體變動而不

居道之利用

碧虛子陳景元曰莫測其深故曰海而又應變之道莫定其方若流波之漂揚而似無所止著一本作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言至人容儀忽然晦昧似其尸居其心寂

靜無所繫繫故似無所止亦通

達真子曰澹者泊然而大也颺者曠然而通也

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

御註曰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

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傳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古者謂都為美謂野為鄙

劉涇曰以用也眾人之學所謂有用而已亦安知無用為有用哉頑鄙是也鄙野也

野人不學無用故也

黃茂材曰高才絕智孰不求為時用我獨頑似鄙凡此數者不喜其所可喜自足於道而已

程大昌曰甚言世人趨末而不知有本也

林東曰眾人皆以才智為世用而我獨頑鄙無益於世以見眾人離道為甚遠而我

之體道為甚謹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于母

御註曰嬰兒慕駒犢從惟道之求而已夫

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萬物資焉有母之意惟道之求此所以異於人之失性於俗

碧虛子陳景元曰或曰老氏以和光同塵為務此篇何獨彼我之說云云曰此豈至人之本意哉蓋不得已而言之也夫至人

所行何嘗有異自是世俗動靜相反因垂言立教故有彼此之云爾

頽濱蘇轍曰道者萬物之母眾人徇物忘道而聖人脫遺萬物以道為宗譬如嬰兒食於母而已

劉涇曰嬰兒以母為本道本也學末也此所以異也然聖人不尚異而獨異者此篇主絕學為辭方俗學之溺如此則非異俗無以救俗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眾人求物於外

我獨食氣於內氣為母神為子神不離氣氣不離形子母相隨綿綿上下久而自定

閉之非也此簡易攝生之要也

達真子曰眾人所求者以外不以求不以本是反求食於子而不求食於母也

陳象古曰異於人不同眾人之所學故也

黃茂材曰母者道也經曰有名萬物之母是也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御註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物得以生謂之德道常無名豈可形容所以神其德德有方體同焉皆得所以顯其道

頤濱蘇轍曰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為德則有容矣故德者道之見也自是推之則衆

有之容皆道之見於物也

臨川王安石曰孔德孟子所謂盛德是也故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蓋惟道是從則孔德之容矣

葉夢得曰德之為言得也道不可見而德有可得故道無容而德有容

林東曰失道而後德德則有形容之可見也況於盛德之容乎況於衆有之美者乎凡此之容此之美皆自道出道雖不可形容乃著見於孔德之容衆有之美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御註曰道體至無而用乃妙有所以為物然無非道恍者有象之可恍惚者有數之可推所謂有者疑於無也故曰道之為物碧虛子陳景元曰夫道者杳然難言故

聽不能聞見何物之可謂耶今言物者蓋因強名以究妙理故曰有物混成亦稱道之為物也恍似有也在有非有惚似無也居無非無居無非無乃即空是色也在有非有乃即色是空也

臨川王安石曰道非物也然謂之道則有物矣恍惚是也

陳象古曰恍惚不可定名之謂也

黃茂材曰恍者陽也惚者陰也道惟陰陽而已不謂陰陽而謂恍惚者升降消長之理交感契合之情恍惚惚不可指名惟心能得之故其字從心

惚者恍中有象乎恍者惚中有物乎

御註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物恍惚之中象物斯具猶如太虛變為雷風猶如大塊化為水火以成變化以行鬼神是謂道妙

碧虛子陳景元曰象者氣象也物者神物也即莊子所謂真君今之所謂性者也陸佃曰太始者形之始故曰其中有象太

素者質之始故曰其中有物

葉夢得曰恍惚非二境界物非二類也

清源子劉驥曰恍惚者在有非有在無非無惚者恍其中有象經所謂大象無形者是矣恍者惚其中有物經所謂有物混成者是矣恍惚之中有物與象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

窈者冥中有精兮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御註曰窈者幽之極冥者明之藏窈冥之中至陰之原而天一所兆精實生焉精者天德之至正而不妄故云甚真一而不變故云有信

碧虛子陳景元曰窈者深遠貌冥者寂默貌其中蘊乎純粹之精富乎自然之信其精非偽故曰具其化應時故曰信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寂然無形今感之立應信莫過此春生秋熟夏炎冬凜未嘗差忒答響若谷現形如鑑豈不謂之信也

黃茂材曰陰陽至妙窈冥難觀陰中之陽

是謂陽精陽中之陰是謂陰精故曰其中有精陽之精者為真陽陰之精者為真陰故曰其精甚真陽生於子陰生於午時日晷刻必至無差故曰其中有信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以此

御註曰眾甫之變日逝而不傳甚真之精常存而不去聖人貴精故能閱眾甫之變

而知其所以然無思也而寂然無為也而不動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思為之端起而功業之迹著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類頌蘇轍曰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名之唯未嘗去故能以閱眾甫之變也甫美也雖萬物之美不免於變聖人之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以能體道而不去故也

陸佃曰生者有生生者自太易至於太素所謂生生者也然生生者未嘗生未嘗無故能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也所

謂其名不去常名是也夫眾美者有生而吾體不生眾美者有化而吾體不化故名以閱之也莊子曰神奇復化臭腐臭腐復化神奇神奇者眾甫也

清源子劉驥曰巨萬世而無弊充一性而

常存故曰不去眾美之變日逝而不傳甚

精之真常存而不亡所以披閱眾甫之死生終始也

黃茂材曰經云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名即道也故為萬物之母時雖變而無常名

常存而己甫美也天地之大人物之眾

昆蟲草木之微莫不具有此美捨此皆非道也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五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六

己二

宋鶴林彭和 纂集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碧虛子陳景元曰聖賢之士鈞深致遠廓然見獨而蟠曲才能未嘗顯耀者故欲逐害而全身也故曰曲則全聰達明察曉辨諸物有大功業立大名聲心直如猛夫志端如朱絃常枉已屈伏而不自伸者此則大直之士也故曰枉則直人以謙卑為本易曰地道變盈而流謙蓋設象而會意也夫陵原川谷之變高下之不常也川谷窪下則水流而滿之陵原高峻則雨剝而頽之人之謙下則眾仰德而歸之以致其光大也夫自尊則眾毀而辱及之以致其危士也故曰窪則盈且人有賢才而能支離其德弊薄其身則眾共樂推而其道日新矣故曰弊則新夫少者簡易之謂也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